

荐阅 书单

《造境记》

这是一本特别的画集，每幅画的主角都是身着白衣长衫的红脸小人。他们在画笔制造的幻园中对弈、饮酒、爬树、攀岩，在水墨山间晒书、攀游、思考、对望。鱼山从想象中偷来一片花草，拾来一个瓶罐，创造出一片别有洞天的天地，白袍书生们在没有边界的纸上山水园林中，褪去了拘谨，迎来了自由。画中人都是红脸，因为鱼山是个内向腼腆的人，觉得害羞大概不坏吧；画中人没有五官，因为姿态已经传递出意境，喜怒哀乐都已画作身形，多了表情反倒是累赘。

画家鱼山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，是建筑师曾仁臻。这两百多幅画，是他对古典造园理想追求的延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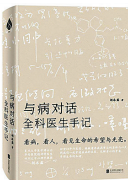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：鱼山（曾仁臻）
版本：理想国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3月

《与病对话：全科医生手记》

与近几年接连出版的一批医学纪实、医学科普类读物不同，这本出自精神科医生、全科医生胡冰霜之手的《与病对话》，是一部个人色彩浓郁的医学散文。1958年出生的胡冰霜，从医四十年，在书中的一篇篇文字里，她记下了几十年行医路中那些难忘的病例和故事，有治愈，有艰难，也有迷惘。胡冰霜说她的心愿是“希望自己的眼界能稍高于具体的器官和系统”，于是，她总能看到疾病背后的活生生的人，“与病对话”，也是与人对话，与自己对话。

在这本书中，找不到治病的药方，养生的妙门，甚至也读不到多少医学常识的科普，它展现出一个医者对“智慧、灵活、通达、唯美甚至诗意”的行医风格的追求。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关于医学，不如说是关乎人类生命的永恒问题。



作者：胡冰霜
版本：乐府文化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时间：2019年3月

《不速之客：藏在家里的自然史》

这部《不速之客》的作者是一位昆虫学家，他是英国皇家昆虫学会研究员、英国昆虫学会前主席，也是BBC野生动物频道的专家，他对昆虫的狂热迷恋丝毫不亚于法布尔。他会热衷于寻找食品柜里每一种食物上的饼干甲，或是检查新家厨房地毯下成千上万只蠕动的火腿皮蠹幼虫，或是观察草地上一只不同寻常的蝇子……与法布尔不同的是，他所描述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家中的“不速之客”，这些“客人”大到猫狗、鸟类、鼠类，小到甲虫、蚊子、苍蝇、虱子、蜜蜂、瓢虫，其中个别的是经人类驯化的宠物，更多则是不请自来、也难以赶走的寄居者，作者以亲切、谐趣的语言描述它们的习性，以及如何与人类在“同一个屋檐”下并行不悖或剑拔弩张的生活。了解这些藏在家里的“客人”，可以让我们的栖居之所更舒适自得。



作者：（英）理查德·琼斯译者：花保禄等
版本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4月

《深情史》： 为古典故事注入生命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胡桑

其实，刘丽朵的这本小说集应该叫作翻译集，她是将古典的故事“翻译”“转移”到了我们的时代。艾利奥特·温伯格在《看待王维的十九种方式》中说过，“伟大的诗歌栖居于不断的变形、不断的翻译状态之中：诗死于无处可去之时。”同样，伟大的故事、小说也栖居于变形和翻译状态中。翻译即变形和更新，不过刘丽朵的写作接近于翻译的一种特殊形态：“模仿”，充分展示出了她自己的声音和语调。这本书让中国的古典故事找到了走向当代的路径，激活了其内在的叙事潜能，撕下了古典故事的沉重枷衣，承续、更新并裸呈出古典故事的伤口——伤口才是生命力量集中展现自己的地方。离开才是返回，刘丽朵是在告别古典的深情回眸中让古典得以复活。刘丽朵为古典故事注入的必定是生命，充满了情欲与爱恋的生命。所以她的小说卸下了古典故事里的道德负担，而促成了生命的自由流转。

刘丽朵的小说扰乱了时间，又重建了时间。她在古典与当下之间掀起了一个漩涡，在其中，旧的故事具备了颠覆性的面貌。这本《深情史》的故事除去书末的六篇现代故事，均来自古典时代的笔记、小说、野史：干宝《搜神记》，杨雄《蜀王本纪》，袁于令《隋史遗文》《太平广记》，范摅《云溪友议》《瀟湘录》等等。不一而足。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比起古典时代的故事，它更关注人在情欲和伦理状态中的渴求、隔绝、无助、挣扎，更倾心爱欲的必然性和道德的束缚性，她凝视个体的孤独与爱恋的困境。

相爱、离别、死亡，在刘丽朵笔下并无冗赘的叙述，均如命运之刀落下，



《深情史》
作者：刘丽朵
版本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唯有片光闪过。冯梦龙曾在《情史》（刘丽朵的《深情史》与之构成了神秘的对位）的序言里说：他编撰这本书是要“使人知情之可久，于是乎无情化有，私情化公”。而刘丽朵的《深情史》在冯梦龙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“深”字，仿佛是对冯梦龙的一个呼应和演进。情可以深，以至于成为一个深渊。男男女女都被卷入进去，演绎出人生的凉薄。命运的约束性在刘丽朵笔下总是呈现为隐忍的伤痛。伤情之徒劳无获，痛情之转瞬即逝。而绵绵无期的思念仿佛又是刘丽朵留给我们的些许安慰。情与爱显得虚无而至于缥缈，欲与念却真实得让人难以忍受。自从卢梭开始集中呈现爱欲（Eros）力量的美丽与危险，现代小说就成了学习爱欲的功课。倘若不能体认包法利夫人和安娜·卡列宁娜切身而无从控制的爱欲，就无法理解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在小说上的抱负。同样地，假如否定了刘丽朵对于爱欲的积极探索，而一味苛求故事的完整或绵密，就不能接近这本《深情史》，不能进入它的晦暗地带。故事并不是刘丽朵的用心所在，“情”才是其故事漩涡的黑洞。图

《秋日：冯至译诗选》： 以诗歌寂寞地抒情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林颐

“……夏日曾经很盛大。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，让秋风刮过田野。”里尔克的名诗《秋日》，经冯至的名译，流传甚广。这一部冯至译诗选，就以《秋日》命名。

《秋日：冯至译诗选》精选歌德、海涅、尼采、里尔克、布莱希特等精华诗篇共约百首。

冯至于1930~1935年留学德国。初赴海德堡大学，冯至就被里尔克吸引。他省吃俭用购买里尔克全集，用于阅读与翻译；他计划前去布拉格，寻觅里尔克故踪。求学的岁月是寂寞的，冯至后来回忆，在他一生之中，“最寂寞，最彷徨时候的伴侣”就是里尔克，里尔克让他获得了心灵的相契。

冯至爱里尔克，也爱歌德。两位诗人风格各异，冯至却说，“二人在他们的时代都感到寂寞”。以这样的心境，我重读歌德的诗，从《普罗米修斯》（旧译名）、《漫游者的夜歌》到《玛利浴场哀歌》，凡是本来可以理解、而尚未理解或难以理解的事物，都似乎可以从此找到答案。里尔克的寂寞表现为近乎宿命，而歌德的寂寞则是一种境

界，“只因为不是/一切青春的梦都能实现/我就应该憎恨人生/逃入沙漠？”，歌德在诘问，是普罗米修斯那样的无畏的抗争，而又以哀歌“献给更崇高、更纯洁的生疏事物，为自己破解那永久的无名”。

冯至在1982年“歌德与中国——中国与歌德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，谈及自己对歌德诗的体会。他说，从小见大，从个别见全部，从有限见无限，从瞬间见永恒，这种精神生动而形象地贯穿在歌德的诗篇里，显示出作为诗的本质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功能。这在中国的诗歌里也是普遍的。

冯至也爱着海涅，因为海涅是歌德的崇拜者，而且海涅是那样地同情普通的民众。而尼采，我们知道，他有他的“星辰道德”和“最后的意志”。布莱希特作为极富表现力的左翼诗人和戏剧家，是德语文学的又一高峰。冯至在诗歌里与他们亲密接触，留德归国之后，中国自身的命运也不可能不牵系他的思虑。他选择了学院为安身立命之地，先后担任同济大学、西南联大的教授，在喧嚣的时代里，他以诗歌



《秋日：冯至译诗选》
作者：「德」歌德等
版本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在寂寞地抒情，写作成为他的生命诉求。

冯至译诗，自己也写诗。“我的寂寞是一条蛇/静静地没有言语。你万一梦到它时，千万啊，不要悚惧。”作于1926年风华正茂之时的诗句，流露着青春的寂寞和忧郁。冯至后来也屡现寂寞之语，比如，“你说，你最爱看这原野里/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/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/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。”读冯至这首十四行诗，还有另一首，《威尼斯》，“我永远不会忘记/西方的那座水城/它是个人世的象征/千百个寂寞的集体”。此时的寂寞，到达了对现实的此世与超越彼岸的哲理思辨。德语文学对冯至的影响，不仅是写作的技艺，更是思想的穿透力度。图